

## 第一章 山裏來的醜新娘

淅淅瀝瀝的秋雨接連下了兩日，即便是放晴了，路上也是一片泥濘，道路兩旁的樹木花草已經開始枯萎，幾隻寒鴉在嘎嘎聲中撲騰著翅膀遠去，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絲絲的涼意。

一頂大紅喜轎在狹長的山道上由遠及近，往縣城而去，抬轎子的轎夫是兩個中年漢子，黝黑的臉上雖看不出疲憊，但腳下的步子卻有些凌亂，豆大的汗珠從額頭滑過下巴，最後落入泥土，不見蹤跡。他們從半夜被叫起來到山裏迎親就不曾停歇，這會兒的確是累了，要不是趙家給的銀子多，他們真不願意到這山旮旯裏來抬新娘子。

他們甚至有些不明白，為何趙家明明有錢，卻非得為了所謂的大吉，連自家的馬車轎子都不用，而專程雇轎子。

花轎內，被顛得快要靈魂出竅的陸嘉卉還呆愣愣地看著手中薰了吧唧，就帶了點紅色的小蘋果，久久回不過神來。

這就穿越了？說好的穿越成富家小姐呢，說好的穿越成公主、郡主呢？為什麼她一穿越，就坐在花轎裏頭了，而且還是個不受待見，被繼母匆忙賣了做沖喜新娘的小可憐？

在要吐不吐的糾結中，她很快從大腦深處捕捉到原主的資訊。

說起來，原主真是很冤枉、很可憐，出生沒多久娘親就生病沒了，她爹是當地的獵戶，手裏有幾個閒錢，不甘寂寞地找了第二個媳婦兒，但這繼室是個寡婦，帶著一兒一女，兒子比她大兩歲，女兒比她小一歲。

原本這繼母陳氏對她還算不錯，但等獵戶爹死後，陳氏就開始嫌棄陸嘉卉吃閒飯，為了名聲，本想著等她到了年紀，搭上二兩銀子嫁出去就算了，誰想到她那不爭氣的兒子放著鎮上地主的女兒不要，竟然覬覦原主，甚至要非禮原主，要不是陳氏及時發現，恐怕早就出了大事。

原主慶幸之餘又有些恐慌，一是慶幸陳氏及時制止了繼兄張興財的惡行，恐慌的是她發現陳氏記恨上她了。

陳氏可不是省油的燈，認為她勾搭了自己的兒子，就不打算留著她了，正好縣城趙家到山裏找沖喜新娘，聽說聘禮豐厚，便上趕著將她給賣了，得了二十兩銀子。原主反抗不得，又沒有親人可以依靠，被逼無奈地上了花轎，卻不想竟在轎子上一命嗚呼，被她占了身子。

陸嘉卉正捋著這些事，忽覺得轎子一陣晃蕩，手裏的蘋果沒拿穩，一下子滾到了地上。

外面的轎夫腳步未停，只喊了聲，「姑娘坐穩了啊，前面的路不大好走。」

果然他所言不假，後面很長一段路，顛得陸嘉卉都覺得肚子裏的隔夜飯都要被顛出來了，但……前提是肚子裏得有隔夜飯才行，就她現在肚子咕嚕咕嚕的程度來看，原主起碼兩天沒吃飯了。

就這小身板，兩天沒吃飯就被送上花轎，估計也是餓死的。

陸嘉卉揉著肚子，看了兩眼在地上滾來滾去，有些寒磣的蘋果，想了想，還是抵

不住饑餓，小心的彎下腰撿了起來，在大紅的袖子上隨便擦了兩下，張嘴便是一口。

蘋果雖然賣相不好，好在味道還不錯，酸中帶甜，只是乾淨衛生方面……還是先吃飽再說吧。

吃完一顆蘋果，肚子稍微好受了一些，叫得沒那麼慘烈了，她想躺一會兒，可轎子實在太狹小，坐在硬邦邦的方凳上，轉身尚且困難，最後陸嘉卉只得將雙腳盤了上去，然後靠在壁上做短暫的休息。

沒一會兒，轎子停下，還不等陸嘉卉坐正，轎簾子突然被掀開。

「弟妹妳……」那個聲音頓住，聲音主人的神情要多後悔有多後悔。

趙家和是替二弟趙家齊來迎親的，本來他是不樂意的，那病殃殃的二弟明明都快要死了，他娘還非得拿出家裏的銀子，說什麼娶個媳婦沖沖喜。娶媳婦花不了幾個銀子，但他擔心的是病秧子二弟拚著性命再生出個兒子出來，那不就又多了一個爭奪家產的人？

尤其是這二弟妹家又在清河縣的大山深處，窮山惡水的犄角旮旯裏，他們半夜起來趕路，接了人停都沒停就往回走，可這會兒眼瞅著太陽到了西邊兒，離縣城還有十多里地。

雖說在路上吃了些乾糧，到底比不上家中有熱湯熱水、有人伺候，趙家和窩著一肚子火正沒處發，就等著回去找個姑娘散散身上的疲憊，卸去渾身的火氣。

再往前到達官道，路就好走了，轎夫提議停下休息一會兒，趙家和想著轎子裏沒見過的弟妹，突然起了邪惡的念頭，想看看新娘子到底長什麼模樣，值得他娘花二十兩銀子從這麼個大山裏買了來，若是長得好看，他倒不介意替二弟先嘗嘗鮮。誰想他掀開簾子，看到的不是蓋著紅蓋頭的嬌滴滴新娘子，而是一個盤著腿兒，坐沒坐相，靠在車壁上，蓋頭扔在一邊的女子……

只是，這一刻他卻說不出責怪的話來，就是誇讚的話也沒說出口，甚至已經咧開的笑臉此刻顯得有些僵硬。原因是……弟妹好嚇人！

那一臉正往下掉的是麵粉？那眉毛是用炭灰描的？那畫出天際的口脂又是什麼東西？

陸嘉卉沒料到轎簾子被掀開，眨眨眼。

趙家和心一跳，腦袋就往回縮，莫不成抬錯了，抬了個女鬼回來？

而陸嘉卉則呆了呆，猜想這人的身分，然後咧嘴一笑，「你是我夫君嗎？」

但，不是說新郎是個病秧子嗎？

陸嘉卉沒照鏡子，並不知道自己此刻的模樣，若是她能看見，估計也會嚇一跳。趙家和饒是歷經花叢，也嚇得腿差點軟了，他看著陸嘉卉紅彤彤的嘴巴張開，露出裏面的白牙，瑟縮了一下。

陸嘉卉不明白他為何如此神態，還自以為很萌的眨眨眼，歪歪頭，皺皺眉……她想著也許這樣可以給未來夫君留個好印象。

趙家和驚恐的看著做著怪異表情的陸嘉卉，吸了口涼氣，語氣有些結巴，「這位……這位妖女，不，這位仙女，我我我不是妳夫君，我、我不是有意的……」

話音一落，他飛快的將簾子放下，然後朝轎夫大喊，「歇什麼歇，快些回去，耽誤了吉時，你們就別想拿到一文錢！」

這番話喊完，趙家和終於反應過來，長舒了一口氣，這就是他弟妹啊！這麼醜的媳婦兒，就留給他倒楣的病秧子二弟吧。

趙家和的心情變得美麗起來，這條路似乎也不難熬了，他就盼著晚上能去瞧瞧好二弟被嚇到的模樣，說不得二弟還會被嚇死呢。

兩個轎夫雖然有怨言，但是為了銀子，不得不擦擦汗，重新抬起轎子來。

陸嘉卉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，就感覺轎子又被抬了起來，吱吱呀呀的，一步三顛的往前走。

唉，古人就是麻煩！

陸嘉卉想完，翻個白眼又倒回去，靠在轎子後壁上歪著頭睡了過去，想吐什麼的，睡著了就好了。

但是，有人就是不想讓她好過。

才沒多久，轎子就一陣晃動，然後被放到地上。

陸嘉卉剛想詢問，就聽到外面不遠處有個清朗卻缺少威懾的嗓音在喊——

「此樹是我栽，此路是我開，要想從此過……」

呃……後面呢？

後面是什麼？

第一次打劫的魚朗忘記了，他回頭問侍衛裏最聰明的李侍衛，「後面呢、後面呢？」

李侍衛心裏翻了個白眼，就主子這腦子還學人家離家出走，還學人家綠林好漢搶劫，幾句話都背不下來！

「留下買路財！」

有這樣的主子，真是讓人心累。

魚朗一經他提醒，立即想起來，然後轉頭瞪著眼，繼續道：「留下買路財，否則今日你們三個連帶新娘子的心命都得留在這裏！」說著，他還為了表現自己的威風，將手中的長劍哧啾一聲插進地面裏。

趙家和覺得自己倒楣透了，以前出門多次都沒問題，這次上山窩窩裏接個新娘子，還碰上劫匪了，這土匪看上去雖然有些奇怪，但後面那四個卻不像好惹的啊。只是這附近的山頭什麼時候來了這麼幾個土匪？

魚朗見對方沒嚇得趕快掏銀子，覺得對方是瞧不起他了，有些惱怒，「快點，否則我要大開殺戒了！」說著，一腳踢出地上的長劍，往趙家和跟前一送。

那佩劍是好劍，映著陽光閃出一片白光，趙家和心臟一縮，覺得今日不順。

算上兩個轎夫，他們才三個人，趙家和有些怕了，而轎夫更是貧苦出身，不敢得罪土匪，當即嚇得扔下轎子，跪地求饒。

魚朗心裏稍微舒坦一些，自不會與轎夫為難，他抬抬下巴朝趙家和道：「看你是富貴人家的少爺，趕緊將銀子拿出來，小爺我就放你們一馬。」

趙家和不敢和這些人賭，戰戰兢兢地說了幾句好話，便將懷裏的錢袋拿出來，「好漢，我們這次迎親沒帶多少銀兩，還請好漢饒了我們，我們趕著回去拜堂呢。」

魚朗瞥了眼後面安安靜靜的花轎，眼珠子一轉，對趙家和道：「你把錢袋扔在地上，然後將新娘子叫出來給我看一眼，我就放你們走。」

後面的李侍衛心裏歎了口氣，他還以為主子這次離家出走能長點心，靠譜一回呢，沒想還是這般不著調，搶劫搶了銀子走就是了，怎麼還非得看人家的新娘子……

另外三個侍衛卻不像他這般考慮，他們認為主子的決定都是對的，於是在魚朗提出這要求的時候，紛紛瞪眼看向趙家和。

趙家和渾身一哆嗦，想了想弟妹的模樣，覺得被看一眼也不會怎麼樣，興許還能將土匪嚇跑呢，便連忙點頭答應，「給看，給看。」他連滾帶爬的下了馬，到了轎子跟前，俐落的掀起簾子來。

魚朗沒見過鄉下人成親，更沒見過鄉下的新娘子，待簾子掀開就迫不及待去看，等看清陸嘉卉的臉時，噗哧一聲笑了起來，「這是人還是鬼啊，臉上究竟抹了多少麵粉。」

後面三個侍衛也應聲大笑。

趙家和又是一哆嗦，被這幾人齊聲的大笑嚇得夠嗆。

一開始陸嘉卉好奇地看著這土匪，卻不想聽到這樣的話，震驚得伸手往臉上一抹，果不其然抹下一些白色的粉末來。

娘的，這張臉得畫成了什麼樣啊！

魚朗本以為能看到貌美的村姑，不想會看到這麼一張帶有喜感的臉，他咧嘴不厚道的笑了笑，覺得不枉他突發奇想當一次綠林好漢了。本來很壞很壞的心情也變得好了些，他樂呵呵的擺擺手，示意侍衛去拿銀子，見銀兩還不算少，毫無留戀地掉頭就走。

林侍衛拍馬跟上去，興沖沖地對魚朗道：「殿……大王，土匪不都搶媳婦的嗎？要不咱們也搶個回去？」

李侍衛真想撬開自己同伴的腦袋，看看裏面到底裝的是什麼，就他們主子這等身分也能隨便在外面娶個媳婦兒？若是讓上面那位知道他們亂出餽主意，他們還有命活著嗎？也就是主子人好，任憑他們胡說八道，但凡攤上二皇子那樣的主子，他們早就被大卸八塊了。

但還有不嫌事大的，趙侍衛也在旁附和，「就是，聽說搶劫的都要把人搶得連褲子都不剩呢，咱們居然只要了這麼點銀子，說不定那少爺身上還有私藏呢。」

魚朗哼了聲，一巴掌拍在林侍衛腦袋上，「笨蛋！小栗子，你給他們解釋解釋。」被點名的「小栗子」李侍衛面無表情地歎了口氣，對同伴解釋，「大王嫌棄新娘子長得醜，不稀罕這樣的壓寨夫人，還有，人家娶親是喜事，總要給人留條活路，而且現在這些銀子夠咱們幾個過一陣子了，主子這是良善仁慈，懂不懂？」

林侍衛和趙侍衛恍然大悟地點頭，原來是這樣啊。

魚朗翻個白眼，哼了聲沒說話。

他才不會告訴他們，自己是頭一回搶劫，忘了這麼回事，若是早點提醒他，他一定搶得那個少爺身上一個大子兒都不剩，只留一身衣裳，現在若再回去，豈不是

戳穿他沒經驗的事實？這樣的事情絕對不能發生。

等幾人走遠了，趙家和重新爬上馬背，朝著魚朗等人離開的方向吐口唾沫，恨聲道：「別讓老子知道他是在誰手底下混的！」

趙家是縣城大戶，能將生意做大，肯定有些背景和靠山，而且能在清河縣屹立不倒幾十年，與周邊的土匪雖然說不上交情，但也處於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，這帶頭的一看長得白白淨淨的，說他是大戶人家的少爺也能讓人相信，但這附近的土匪他大多知道名號，卻想不起哪座山頭上有這號人物。

而花轎裏得知自己妝容有些嚇人的陸嘉卉心裏直喊「臥槽、臥槽」，上一回停轎子的時候，她還自以為很美的對外面那個男人賣萌，估計那人是嚇著了才飛快退回去了吧。

但這好像也不是什麼壞事，據說沖喜的是個病秧子，外面那個來迎親的估計是病秧子的兄弟吧，那人看上去就是一臉色相，這荒郊野外的雖然有轎夫在，但誰也不能保證不會出什麼事，他被嚇到也好，起碼不用擔心自身的安全了。

當然，她也並不是不想跑，可一想到這裏是人生地不熟的古代，她就泄了氣，就算她跑出去估計也活不下去吧。算了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不就是嫁個人嗎，先嫁過去再說，大不了以後再跑路就是了，反正她也並不是什麼良民善女。

想開了的陸嘉卉掀開窗簾，從狹小的窗戶看著外面蕭條的景色，沒一會兒就覺得無趣，將簾子放了下來。

後面的路也不知還要走多久，陸嘉卉將腿一搭，在晃晃悠悠的轎子裏睡著了。

趙家和自從見識了弟妹的尊容，就沒了特別的想法，一路上想著如何找出那幫劫匪，對著兩個轎夫連催帶罵的，很快就到了縣城。

城門邊上趙家的小廝看見花轎來了，趕忙奔跑回去報信，早已等著鑼鼓隊伍等著花轎到了近前便敲了起來。

趙家富裕，知道趙家今日娶親的人都跑到趙家看熱鬧，半路加入的迎親隊伍領著花轎繞著清河縣繞了一圈，這才往城中央的趙家前進。

趙家今日人聲鼎沸，鄭氏烏黑的頭髮一絲不苟的梳在腦後，沒有多少褶皺的一張臉緊緊的繃著，她抬眼看了看外面，對小鄭氏道：「老大家的，妳出去瞧瞧，這吉時都快到了，怎麼還不見蹤影，可千萬不能誤了時辰。」

為了二兒子，她可是特意去跟城外白龍寺的住持請了卦，說是沖喜能救回兒子的命，當初得知這陸氏長得美豔，她還有些不樂意，擔心美豔的媳婦守不住心，興許會給兒子戴綠帽子，但她不情願地拿八字去合，結果卻是大吉。

為了兒子，就算娶個醜八怪也只能忍了，更何況是個漂亮的姑娘呢，美豔不美豔的，娶進趙家好生調教就是了，憑她一個小村姑也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。

「是。」小鄭氏規規矩矩的行禮，慢慢的退了出去，然後舒口氣，「早死了才好呢，娶什麼妻呀，沒得浪費銀子。」

跟在她身後的丫鬟抬頭，「大奶奶有什麼吩咐？」

小鄭氏瞪了她一眼，輕哼了聲，「自言自語呢。」這婆婆還是她親姑母呢，居然派個丫鬟整天盯著她，說個話都不敢大聲了。

外面鑼鼓聲漸漸近了，小鄭氏停住腳，「得了，這是來了，但願二弟能逢凶化吉啊。」能一命嗚呼才好呢。

小鄭氏完成任務，又折了回去跟鄭氏彙報，臉上掛滿喜色，「姑母，二弟妹的花轎馬上就到了。」

鄭氏嚴肅的看她一眼，糾正道：「叫母親，跟妳說過多少次了，這裏不是鄭家，進了趙家就要守趙家的規矩。」

小鄭氏早就習慣鄭氏的態度，也不氣惱，賠笑道：「母親說的對，兒媳婦扶您去正堂吧。」

鄭氏哼了一聲，還算滿意的點頭，然後抬起胳膊搭在小鄭氏的手上出去了。

鄭氏不過四十多歲，保養得又好，只看臉還是很年輕的，只是她年輕守寡，為人又重規矩，穿衣打扮無不老成持重，衣服的顏色更是以穩重的深藍等為主，再加上常年不苟言笑，嘴角有些往下垂，生生襯得老了不少歲數。

不過對於這個，鄭氏是不在乎的，在她的心裏，鄭家和三個兒子才是第一位的，她守寡多年，支撐著鄭家，若是自己軟軟和和立不起來，那麼他們娘四個早就被鄭家其他房的人生吞活剝了。

陸嘉卉坐在花轎中，被顛顛的抬到趙家門口，轎子剛落穩，簾子便被掀開，就聽一女子尖著嗓子喊道——

「新娘子進門了！」

然後，便看到一雙蒼白瘦弱的手伸了過來。

陸嘉卉想了想，握住這隻手，只是這手掌在太涼了，她都覺得自己握的是個死人的手，想縮回的時候卻被這隻手輕輕的握住了。

她頭上還蓋著一塊皺巴巴的蓋頭，是落轎之前匆忙蓋上的，因此看不見眼前這個未來的夫君長什麼樣，只能跟著這人往前走。

似乎為了印證自己是個病秧子的事實，走了沒幾步，這未來夫君便咳個不停。

周圍彷彿站了不少的人，陸嘉卉在糾結要不要扶一下他，就聽之前聽到的聲音喊道——

「新娘子可走穩了，要進門了。」

陸嘉卉撇撇嘴，然後抬腿邁步，卻不想走了沒幾步，隱隱約約的便看到身旁的未來夫君一個趔趄，竟摔倒在地。

旁邊觀禮的人大叫一聲，紛紛圍了上去，陸嘉卉被人擠著擠到了人群外，站在原地有些傻眼。

難不成大婚頭一天她就要做寡婦？她偷掀起蓋頭瞅了瞅四周，發現四面都是牆，想跑也來不及了。

趙家齊被趙家下人抬著先回了新房，回過頭來大夥兒才發現站在原地的新娘子。陸嘉卉頭上的蓋頭在眾人擁擠中擠掉了，又不知被誰踩了一腳，她想了想，最後嫌髒也沒彎腰去撿。

所以眾人都看見陸嘉卉頂著一張塗了不知多少粉的臉，一雙畫得彎彎曲曲的眉

毛，還有一張塗了不知有多少胭脂的嘴，除了覺得嚇人，眾人實在想像不出這新娘子到底是什麼模樣。

鄭氏皺眉，不經意的瞥了眼曾經將陸嘉卉誇得天花亂墜的管家，最終認命道：「繼續。」

都到這分上了，退貨也來不及，萬沒想到娶回來的新娘子居然是這個德性，她氣惱那山裏的泥腿子坑騙了她的銀子，好歹當初也讓管家留了幾兩銀子置辦衣物，竟然是這樣的成果。

陸嘉卉剛想怎麼繼續下去，就看見夫家大伯趙家和抱著一隻大公雞過來了。

她在心裏臥槽了一聲，結合曾經看過的古裝劇，已經明白繼續和她成親的對象變成一隻大公雞了。

「新娘子走起來嘍。」之前在門口的女人又喊了起來。

趙家和頗為嫌棄的伸出一隻手，拽著紅布往前走去。

陸嘉卉一臉懵的跟著進了廳堂，然後在一聲聲唱禮聲中，和一隻咯咯叫不停的大公雞拜了堂。

正堂裏，觀禮的大多是趙家各房的人，還有生意上的夥伴，瞧見這樣的新娘子，心裏無不咋舌，真的與趙家關係好的人替鄭氏著急，像趙家二房、三房的人則全當看笑話了。

陸嘉卉雖然對別人的竊竊私語和指指點點不怎麼在乎，但到了這時候，她才真的有些後悔路上沒想法子逃跑了，因為據她觀察，這趙家是個有錢的大戶，古代要求女子三從四德，自己進了門以後別說逃跑，就是出門都是問題，難道自己真的要與一個病秧子過日子？病秧子如果沒了，她難不成要和一隻公雞過日子？

想想這些，陸嘉卉就頭皮發麻，覺得老天爺跟她開的這個玩笑有點大了。

可不等她想出個所以然來，就被人簇擁著往新房去了，轉身的時候，她甚至還聞到了雞屎味兒，忍不住生生的打了個寒顫。

新房的門在她進去的時候被人打開，隔著老遠，陸嘉卉便聞到一股藥味，很濃烈的中藥味。

陸嘉卉想起過去為數不多喝中藥的經歷，心裏不由得同情了一下那個病秧子夫君。

「二奶奶小心腳下。」

還在同情倒楣鬼夫君，就聽一柔聲提醒，陸嘉卉點點頭，剛邁進新房，便聽見一陣撕心裂肺的咳嗽聲，但她抬起頭，卻也只看到一個小小的會客廳，而咳嗽的聲音卻是從旁邊的地方傳出來的。

扶著她的丫鬟似乎已經習慣了，將她扶進屋子，繞過屏風，到了內間床邊坐下，就道：「二奶奶稍微休息，因為二爺身體不好，太太說了，那些俗禮就都免了。等二爺休息一會兒與二奶奶喝交杯酒就算禮成了。」

陸嘉卉巴不得如此，連忙點頭應了。

況且，剛才繞過屏風進來的時候，她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男人，實在瘦得可憐，一張臉因為剛才劇烈的咳嗽有些潮紅，呈現一種不正常的紅色。

丫鬟安排好她，便轉身從桌上倒了水遞到趙家齊跟前。

趙家齊撐著身子半靠在床上，接過水來抿了兩口便不喝了，擺擺手對丫鬟道：「妳先出去吧。」

丫鬟欲言又止的看他一眼。

趙家齊無奈道：「春環，妳在門口候著吧，有需要我再叫妳。」

春環咬唇，然後垂眸應了聲，退了出去，順便將門合上了。

屋裏只剩下陸嘉卉和趙家齊，陸嘉卉有些尷尬，對著這樣一個不能打、不能罵的病秧子夫君，她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妳……妳不用擔心。」趙家齊淡淡的開口，然後略帶嘲諷道：「就我現在這個樣子也不能對妳做什麼。」

陸嘉卉有些驚訝他的觀察入微，抬眼看了他一眼，這才將他的五官看個清楚。

相比趙家齊的粗獷，趙家齊的五官更加柔和一些，只是潮紅褪去後，蒼白的臉甚至能看清淡淡的青筋，整個人看起來都像下一刻就會死去一般。

趙家齊見她瞅著自己，輕咳一聲，轉過頭去，「妳要不要先把臉洗洗？」

陸嘉卉臉一僵，臥槽，她都忘了自己還頂著一張貞子臉呢！

饒是一向臉皮厚，此刻她也有些臉紅了，僵硬著身子站起來，繞過屏風，看到一角放著臉盆還有棉布，陸嘉卉糾結了一會兒，最後一咬牙，將手伸入也許是趙家齊用過的臉盆裏，撩起水拍在臉上。

「臉盆不是我用過的，這些都是……新的。」趙家齊羸弱的聲音從屏風後傳來。

陸嘉卉翻個白眼，臥槽，難道這病秧子能猜到她想什麼不成？

洗了臉，陸嘉卉頓時覺得臉上輕快不少，想了想又繞到屏風後，「你……」

得，人家睡著了。

不想坐那枯等，她在屋裏轉來轉去，想找面鏡子看看這具身體到底是何模樣，但找了一圈也沒找到一個能映照出自己模樣的東西。

這間屋子空曠冷清得簡直不像一個少爺住的屋子，外間除了會客的小廳，就是西邊耳房裏擺著的一張書桌了。書桌上散落著幾本書和兩枝毛筆，靠牆有一排書架，上面倒是擺了不少書，但據陸嘉卉觀察，這些書幾乎都是全新的，也就是說，這些書是擺設，書的主人也沒翻過。而窗邊擺了一張小几，上有兩盆綠色的盆栽，只是此刻也蔫巴巴的，跟這屋子的主人一般沒什麼生氣。

## 第二章 成了寡婦

陸嘉卉在屋裏轉了兩圈便回了裏屋。

裏屋床上躺著的男人以後是她的夫君了，只是這夫君身體實在糟糕，就這睡覺的動靜，呼啦啦的跟用了好多年的風箱似的響個不停。

陸嘉卉歎了口氣的功夫，趙家齊似乎被她吵醒了，又開始咳個不停，那動靜恨不能把肺都得咳出來。

陸嘉卉不是不知好歹的人，想著自己暫時還要在這兒生活，他要是現在就死了，她在這趙家日子也難過，於是起身去倒了杯水拿給他，「喝點水？」

趙家齊有些驚訝的看了她一眼，然後垂下眼掙扎著靠在大迎枕上坐起，接過水



杯，「謝謝。」

陸嘉卉洗去一臉的麵粉，露出原來的模樣，趙家齊是挺震驚的，他沒料到娘居然給他找了個這麼美貌的娘子，就為了給他這個將死之人沖喜。

或許娘還在想著明天一早起來，他的病就能好了，但他清楚，自己的身體能活這麼久，已經是娘費心竭力得到的最好結果了。再掙扎、再努力也挽回不了這具破敗的身體，又何苦不肯認命，非得拉上這麼好的姑娘來受罪？

「妳應該不願意嫁給我吧。」趙家齊喝了水，然後靠回床上，稍微舒服了些，語氣不是疑問，而是肯定。

陸嘉卉將杯子隨手放下，然後在凳子上坐下，也不假惺惺說些令人感動的話，點點頭，「是的，我若說我非常樂意嫁給你才是睜眼說瞎話吧？」

趙家齊對她的坦率笑了笑，有些落寞道：「等我死了，妳就改嫁吧。」他閉了閉眼，蒼白的唇角逸出一抹諷刺的笑意，「沖喜不過是自欺欺人罷了，興許……明日我就死了……」何苦拖著這殘敗的身體苟延殘喘，娘勞累，兄弟也不甘。

陸嘉卉有些驚訝，沒想到這個名義上的夫君居然會說出這等話來。古代的男人不都最重禮節、三綱五常嗎？按照正常的劇本，不應該是言辭激烈的告誡她要替他守寡嗎？就是她以前看的那些電視劇，男人就算是死，要麼讓女人陪葬，要麼就是讓女人守一輩子的寡，讓守寡的妻子改嫁，這倒是新奇。

或許她應該為這男人的話感動一下？

但趙家齊說完這話似乎已經很累了，又激烈的咳嗽起來，好不容易平復下去，又道：「妳……」

陸嘉卉等了半天也沒等到下一句，靠近一看，得，這人不知是暈了，還是睡了。肚子咕嚕嚕的叫喚著，她看著桌上的點心，便不客氣的拿起來吃。

還不等吃完，就聽門外傳來喧譁聲，接著房門便被推開，幾個華服男子在趙家齊的帶領下進來。

「二弟，大哥來給你……」

本著來看熱鬧的趙家齊帶著幾個狐朋狗友不顧丫鬟的阻攔衝進來，本以為會看到一個鬼一般的醜八怪與自家二弟，在繞過屏風後，看到洗去麵粉的二弟妹，一下子消了音。

他娘的，二弟妹不是長得很嚇人嗎，怎麼變成了絕色美人兒？

趙家齊有些懊惱在路上的時候沒看清二弟妹的真正容貌占些便宜，就這一瞬間，只覺得褲襠裏小兄弟跳了跳，渾身上下一陣酥麻，麻得他渾身發癢，他吞嚥口水，忘了躺在炕上的二弟，結巴道：「妳……妳是二弟妹？」聲音都不自覺放輕了，生怕嚇到眼前的美人兒。

也不怪他如此驚訝，實在是陸嘉卉化了妝的模樣和沒化妝的模樣差別太大，陸嘉卉自己沒找到鏡子不知道，這會兒見這名義上的大伯子表情震驚，眼神色迷迷，不由得皺了皺眉，對自己的臉更加好奇了。

而趙家齊帶來的狐朋狗友也是吸了口冷氣，覺得趙家齊這病秧子的運氣可真好，竟然能娶到如此貌美的娘子，他們不懷好意的瞥了趙家齊一眼，更知道對方心中

所想，不由齷齪齊笑。

「大哥……你來何事……」趙家齊枯瘦的雙手撐著床榻，靠在迎枕上，淡淡瞥了眼那些紈褲，又看向一向不喜自己的大哥。

他可不信大哥是真心實意來恭喜的，來看他的笑話這倒是有可能，若是他明日就死，最高興的恐怕就是大哥了。但等他看清趙家齊的目光，然後掃了一眼新娶進門的新娘子，眉頭一皺，有種不好的預感。

趙家齊身後還有其他紈褲，知道他不喜這個病秧子弟弟，便起鬨道：「家齊兄娶妻，我等便跟你大哥來樂呵樂呵，看看新娘子。」

只是他們沒料到趙家齊居然給一個病秧子娶了這麼個漂亮的新娘子，本還以為就是趙家齊說的那樣，貌醜嚇人的村婦呢。

趙家齊忙笑著點頭，「就是這個理。」

趙家齊與趙家齊說著話，眼睛卻黏在陸嘉卉身上，讓陸嘉卉一陣噁心，她翻翻眼皮，並不吭聲，轉頭出了內間。

趙家齊不甘心的瞥了她的身影一眼，終於撕下和善的臉皮，對趙家齊道：「二弟倒是好福氣，這都半截身子埋地裏的人了，還能娶到這麼漂亮的媳婦兒，晚上洞房行嗎？別到一半死過去了，這麼漂亮的新娘子獨守空房豈不孤單？哈哈。」

他一笑，後面的狐朋狗友也跟著笑。

趙家齊臉色鐵青，雙手抓著錦被又撕心裂肺的咳了起來。

趙家齊知道大哥不喜他，雖然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哪裏得罪了他。雖然自己真的像大哥說的那樣，半截身子入土了，可聽見一母同胞的親兄弟說出這樣的話，心裏還是很難受的。

若是往日，趙家齊是不與大哥計較的，反正他左右是個死，真正喜歡他的也沒幾個，別人如何他不想理會。可今日是他成親的日子，不管如何，新媳婦現在是他的人了，而且新媳婦看上去是個好姑娘，他實在看不得大哥如此汗言穢語。

「大哥還是回去吧，省得待會兒大嫂過來找，我們房裏的事就不勞大哥操心了。」

趙家齊說一句話很累，閉了閉眼睛，強忍下心中的憤怒。

這時候被趙家齊和小廝攔在外面的春環跑了進來，對趙家齊道：「大爺，二爺身體不好，還請大爺帶人離開。」

趙家齊嗤笑一聲，抬腳踢在春環的肚子上，春環沒防備，一下子摔在地上。

趙家齊拍拍手，毫不在意道：「妳是個什麼東西，也敢管爺的閒事？別以為爬了這病秧子的床，我就奈何妳不得了，再多管閒事，將妳賣到窯子裏去。」

春環咳嗽著爬起來，卻被趙家齊的小廝拖拽出去了。

趙家齊怒視趙家齊，「你、你和街上的流氓有什麼區別！」

趙家齊聞言哈哈大笑，「二弟還知道流氓呢。」他朝身後的狐朋狗友道：「你們先回去，今晚爺要替二弟洞房。」

眾人愣了愣，接著哄堂大笑，他們都知道趙家齊不喜自家二弟，沒想到不喜到這種地步，竟然連弟妹的主意都打。不過趙家齊本就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做出這等事來，他們也不意外，雖有些眼饞這般美貌的小美人兒，但還是紛紛推搡著離開了。

趙家和讓身邊幾個小廝出去守著門，然後將門關上，靠近趙家齊，小聲道：「病秧子，新娘子是我替你迎回來的，今晚就由我這做大哥的替你洞房吧。」他掃了一眼趙家齊用被子蓋著的腿，嗤笑，「反正你也不行。」

趙家齊粗喘著氣，更加劇烈的咳嗽起來，臉更是漲得通紅，好似下一秒就會死去。

「興許，哥哥還能替你播個種生個兒子？」趙家和生怕氣不死二弟，添了這句話便惡劣的笑了。

西邊耳房裏的陸嘉卉覺得自己有必要做點什麼了，因為她聽見對話提及她了，這大伯子不是好東西，這會兒還把門關起來了，她得小心提防著才是。

這時候聽見趙家齊劇烈的咳嗽，與剛進屋時大不相同，陸嘉卉怕他出什麼意外，到時自己頭一天嫁進來就做寡婦，便快步進去，倒了杯水給他，「慢點慢點，別理這王八蛋。」

「妳罵誰王八蛋呢。」趙家和眼睛跟著美人移動，不料美人兒嘴裏吐出這詞來，他不禁有些惱怒，「我二弟不行，我替二弟洞房怎麼了，總不能讓二弟斷子絕孫吧？」

「說你王八蛋，你還真承認了。」陸嘉卉皺了皺眉，這趙家齊居然連水都喝不進去了。

可趙家和卻不理會這些，對陸嘉卉道：「行了，他都這德性了，妳管他做啥，反正又死不了，這二十多年了，要死早就死了，妳還是快快來服侍爺，等他以後死了，也省得獨守空閨，身心寂寞。」

陸嘉卉站起來，將茶碗裏的水嘩啦潑到趙家和的臉上，罵道：「你到底是不是人，這床上的人可是你親二弟，就算你不喜他，也不至於如此說話吧？還有老娘告訴你，老娘就是做一輩子寡婦，就算天底下男人都死光了，老娘也不會看上你這種貨色，真讓人噁心！」

她本來不想多管閒事的，可自己以後到底要在這趙家待下去，若是趙家齊這就死了，那她可以預見今後的日子絕不好過，更何況這趙家和言語粗魯、噁心，她可不是什麼好性子的，任由他污言穢語地羞辱。

「別給臉不要臉！」趙家和抹了把臉上的茶水，瞪著她惡狠狠道：「我這病秧子二弟早晚得死，而趙家早晚是我說了算，到時候妳還是得從了我，還不如現在就乖乖聽話，爺以後也好疼妳。妳若非得不識好歹，等到那一日，爺定讓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。」

病榻上的趙家齊已經入氣少出氣多了，聽了這話，臉色更加難看，如風箱的嗓子呼啦啦的響了半晌，卻一個字也沒說出來，只能面色發青的躺在那裏，胸口也緩慢的起伏，若是不仔細看，宛若死人一般。

陸嘉卉從未見過如此無恥之人，過去推趙家和，「你如此不要臉，你娘知道嗎！」趙家和的臉頓時拉了下來，揚手就搗在陸嘉卉臉上，「看來是個不識相的，那就別怪爺不客氣了！」

他最痛恨的就是娘對二弟的疼愛，明明他是娘的頭一個孩子，可娘卻更疼愛這病秧子，讓他怎麼不恨！

陸嘉卉臉上火辣辣的疼，有一瞬間很想上去撕了他的嘴，但她是個識時務的人，權衡了雙方力量後，沒敢上前。

趙家和見她不敢還手，高興了一些，湊近她，「讓爺來樂呵樂呵！」說著，棲身就要抓陸嘉卉的胳膊。

「撲！」

陸嘉卉有不好的預感，掙脫開趙家和轉過頭去，就見趙家齊大睜著眼睛，趴在床沿上怒視著趙家和，手指還顫顫抖抖的指著趙家和。

趙家和心裏毛毛的，但還是哼道：「二、二弟，就你現在這副模樣，你還能奈我何？你媳婦我今晚是睡定了！」

趙家和活了二十多年，從十四歲開始玩女人，睡過的女人沒有五十也得有三十了，但他碰過的女人哪個不是羞答答往他懷裏鑽的，也就今日碰見這個弟妹脾性跟村姑一個模樣，野得讓人牙疼，又欲罷不能。

男人最討厭女人說他不中用、不是東西，雖然他的確不是東西，但是他今日就來了脾氣，非得將這弟妹睡了不可，就是天塌下來也得先睡了人再說。

陸嘉卉卻不管他那些花花腸子，抄起茶杯摔到他頭上，「呸，你這混帳東西，老娘就是出家做尼姑也不會如了你的願，今日你若不軟，老娘拚個你死我活也不能讓你安生。」說著，甩開趙家和趕緊上前去扶趙家齊，「你怎麼樣，死不了吧？」

趙家齊面色潮紅，手指頹然的搭在床沿上，半晌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，「跑、跑出去，找母親……以後，改嫁！」他用盡了最後的力氣說完這話，手便啪的搭在炕沿上，整個人沒了生息。

「趙家齊？」陸嘉卉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，可趙家齊瞳孔已經放大，身子也軟了下來。

趙家齊死了，她真的成寡婦了……陸嘉卉心想。

趙家和雖然有色心、有色膽，甚至敢當著親兄弟的面下手，但也沒有料到趙家齊會這麼不禁氣，突然被自己氣死。過去趙家齊每天都在垂死掙扎，但都還是活著。他有時候偷偷的想也許病秧子明天就死了，可明天一睜眼還是能聽見病秧子的咳嗽聲。

現在病秧子終於死了，也說不出是輕鬆還是什麼，反正沒有悲傷就是了，甚至心底暗暗鬆了口氣。

「將自己親兄弟氣死是什麼感覺？」趙家和愣神的時候，陸嘉卉嘴角掛著諷刺的笑意，直勾勾的盯著趙家和。

趙家和被她盯得寒毛都豎起來了，雙腿不由自主地往後退了幾步，「妳、妳別胡說。」作為從小不幹好事的人，他腦子轉得飛快，眼珠子轉了轉便脫口而出，「明明是妳命硬將二弟剋死了！對，就是這樣，妳剛進門就將二弟活活剋死了，都是妳這女人的責任。」

娘雖然疼他，但也疼二弟，若知道是他氣死二弟定不饒他。

陸嘉卉呆了呆，沒料到這人會如此不要臉，瞬間被他的無恥震驚了。

為了印證兄弟情深，趙家和眨眨眼，大哭一聲朝趙家齊撲了過去，「二弟啊，我

可憐的二弟喲，你怎麼就這麼死了呀，都是這個掃把星將你剋死了呀，我可憐的二弟哦。來人啊，來人啊，掃把星把二弟剋死了啊！」

呵，還是個戲精，不去競爭影帝都對不起這一身的演技！陸嘉卉給趙家和下了評價。

男人哭嚎起來，那動靜比女人大得多，門口很快傳來腳步聲，然後房門被推開。鄭氏帶著小鄭氏，還有三爺趙家樂及一干丫鬟婆子浩浩蕩蕩的進來了。

陸嘉卉坐在桌子邊上看趙家和哭嚎，半晌道：「你噁心不噁心，將自己親兄弟氣死了還好意思在這兒哭？」

鄭氏等人進來正好聽見這句，臉上頓時黑了下來。

小鄭氏臉色不好，又頗為擔心的看了眼鄭氏，開口道：「哎喲，當家的，二弟這是怎麼了，大老遠的就聽見您在哭。」

趙家和拿袖子抹著並沒有眼淚的眼角，瞥見鄭氏陰沉的臉道：「娘啊，您這是給二弟找的什麼媳婦啊，這洞房還沒入呢，就將二弟剋死了，我苦命的二弟喲。」

鄭氏等人在外面聽得不真切，以為是趙家齊又犯了病，再聽趙家和這話，心口一疼，臉頓時白了，顧不得丫鬟攙扶，腳下生風的便衝到床前查看。

趙家和站起來讓出地方，眼睛掃過陸嘉卉，勾起一笑，用口型道——等著瞧，早晚睡了妳。

陸嘉卉目眦欲裂，恨不得上前給他一巴掌。

而小鄭氏也上前，看清了陸嘉卉的臉，頓時有些驚訝，再看自家男人那臭德性，哪裏還不知發生了什麼，她閉著眼睛都能知道是自家男人看上了弟妹鬧事呢，若二弟真死了，估計也得是讓這大哥氣死的。

若是陸嘉卉知道她心中所想，定會給她鼓掌。

鄭氏親自查看完了，渾身都冰冷，叫了聲「兒啊」就昏了過去。

趙家樂一看不好，趕緊上前，娘暈過去了，二哥也沒了氣息，頓時怒從心中來，轉頭惡狠狠的對陸嘉卉說：「妳得給我二哥陪葬，掃把星！」

陸嘉卉張了張嘴剛想解釋，但趙家樂卻不給她解釋的機會，和丫鬟一起七手八腳的將鄭氏抬了出去。

屋裏匆匆忙忙，來了一幫人，又走了一幫人。

直到趙家齊的屍體被搬走，屋子裏空了下來，只剩下陸嘉卉。

小鄭氏去而復返，拿帕子掖著眼角，對陸嘉卉道：「二弟妹啊，嫂子知道妳心裏難受，誰也不想成親第一天就當寡婦不是，人得往前看，唉，等明日看看婆婆是什麼意思吧，總不能年紀輕輕的就陪葬吧。」說完，搖搖擺擺的走了。

陸嘉卉也歎了口氣，這小鄭氏哪裏是安慰她，明擺著是戳她心窩子啊，臨走時眼中明晃晃的嘲諷和幸災樂禍，真當她看不出來嗎？她在現代的時候可是每天都沉迷古代電視劇、小說的資深宅女呀。

屋裏的龍鳳喜燭還在劈里啪啦的燒著，但整個屋子裏安靜得有些嚇人。

趙家齊喝過藥的味道甚至還瀰漫在空氣中，但人卻已經沒了。

陸嘉卉看著陌生的屋子，看著趙家齊睡過的床，一時間難以回神。

這一天過得實在是太慢了。

從早上醒來發現自己穿越開始到現在，她經歷了嫁人，又經歷了喪夫。

她只覺得日了狗了，老天爺真是厚待她呀。

陸嘉卉坐得腿有些僵了，站起來離開這命案現場，到了外面的小廳，卻見之前帶她進來的春環呆呆地坐在門檻上。

陸嘉卉嚇了一跳，隨即在門檻的另一邊坐下，問道：「妳……坐在這兒做什麼？」春環一改之前恭敬的態度，扭頭瞪了她一眼，又扭了回去。

「嘿，妳不會也覺得是我剋死了趙家齊吧？」她這一天過得已經夠憋屈的了，現在又被個小丫頭這樣對待，心裏別提有多窩火了。

春環半晌沒吭聲，過了會兒才哼了聲，然後道：「我知道是大爺氣死了二爺。」還沒等陸嘉卉點頭讚她一聲，就聽她繼續道——

「可二爺都挺了二十多年，多麼的不容易，大爺之前雖然也看二爺不順眼，但也沒這麼幹過，說到底還是因為妳，狐狸精！」春環惡狠狠的添了三個字，徹底扭過頭去抹眼淚了，「二爺多麼好的一個人，你們都這麼對他……」

春環哭哭啼啼的，陸嘉卉倒不好責怪她了。

「唉，我招誰惹誰了我。」就在剛才，陸嘉卉還想著要不趁著這會兒趙家亂起來的機會跑了呢，但一想要是跑了，估計趙家去報案說是她殺了趙家齊都有可能。況且這陌生的古代，她人生地不熟，趙家的大門在哪她都不知道，就算勉強逃出去，也是沒地方去的。

與其逃出去卻沒地方去，還不如在這待著，反正人不是她殺的，她以後只要老老實實的做個安靜的寡婦是不是也可以？趙家不愁吃穿，她又不用和電視劇裏的小媳婦一樣伺候男人，這樣的日子似乎也挺好。

於是，陸嘉卉決定暫時住下來，以後的事等以後再說，眼下先過了這關再考慮吧。

陸嘉卉和春環在門檻上待了大半宿，快天亮的時候，鄭氏終於醒了過來，撐著身子起來操辦趙家齊的喪事。

前一天還在辦喜事，現在就要辦喪事了。趙家的丫鬟小廝們趕緊將頭一夜還未撤去的紅綢扯去，掛上臨時找來的白布，然後佈置靈堂。

鄭氏又仔細詢問了趙家和當時的情況。

趙家和說：「二弟身子不好，我當時想著避免出意外，就過去看看，誰知說了沒幾句話，二弟突然劇烈咳嗽，然後就趴那裏不動了，定是二弟妹八字不好剋死了二弟。」說完，他想了想又加了句，「不過二弟身體本就不好，說不定是因為成親了太過興奮，所以才沒撐過去。」

趙家和心裏挺高興的，二弟沒了，家產少個人分，而且還留下這麼漂亮的媳婦兒，以後他若是不規矩也沒人盯著，更好行事，所以鄭氏問的時候他撒了謊，只說陸嘉卉剋夫，卻不說是陸嘉卉殺了趙家齊。

鄭氏雖然年紀不大，但最近忙於操辦婚事，本想著能歇一段時日，卻不想兒子連

洞房都沒入成就一命嗚呼。她生了三個兒子，就數趙家齊身子最差，但趙家齊從小貼心懂事，鄭氏格外的心疼他，又聽大兒子道許是因為成親大喜才沒撐過去，心裏頓時很不是滋味。

現在趙家齊沒了，鄭氏本就嚴肅不苟言笑的臉，看上去越發顯老了。

「去將二奶奶叫來守靈。」鄭氏揉揉額頭，想到這個新娶進門的媳婦就頭疼，難道這媳婦真的剋夫？明明當初管家拿著八字去合的時候是大吉啊，怎麼才頭一天兒子就沒了呢？

小丫鬟領命來叫陸嘉卉的時候，陸嘉卉靠在門框上已經睡著了，而春環則一邊哭著一邊瞪著她，有些不敢置信丈夫都死了，這女人竟然還能睡過去，果然是狐狸精！

把人貼上標籤依然不痛快的春環咬唇，拿手指頭戳她，「妳醒醒。」

陸嘉卉迷迷糊糊睜開眼，笑了笑，「幹啥？」

見她還笑，春環更加氣了，站起來，「三爺說的沒錯，妳就該給二爺陪葬去。」

陸嘉卉剛想回她一句，就見鄭氏身邊的丫鬟過來了。

這是鄭氏身邊的二等丫鬟春喜，她面無表情的過來，道：「太太請二奶奶過去守靈。」

嗯，守靈呢，守靈沒事，別陪葬就行。

陸嘉卉歎口氣，想到那個病弱的男人，點點頭，「好啊，馬上過去。」

春喜點頭，瞅了眼她身上的衣裳，「二奶奶還是換身素淨點的衣裳吧。」

陸嘉卉低頭看了眼身上大紅色的衣服，撇撇嘴，「沒有啊。」

春環迅速跑進去，又跑出來，抱著一套衣服道：「這是二爺之前給二奶奶準備的，妳去穿上吧。」

陸嘉卉接過衣服，看著乾淨又柔軟的衣裳，心情有些複雜，那個男人應該也是懷著憧憬準備了這衣服吧，可惜命不好，被自家大哥氣死了。

陸嘉卉換了衣服跟著春喜去正堂，此刻正堂已經佈置好，鄭氏坐在旁邊手撐著額頭，一聲不吭。倒是三爺趙家樂坐在蒲團上抹眼淚，而小鄭氏連帶大房的幾個姨娘一人捏著一條帕子，嚶嚶的也不知道是哭還是幹什麼，總之趙家上下一片哀戚，別管是虛情還是假意。

但陸嘉卉卻連虛情假意也做不到，於是有人就瞧著不順眼了。

「掃把星，兇手！」趙家樂一看陸嘉卉進來，眼睛跟帶著刀子似的，衝陸嘉卉而來。

鄭氏倒是抬眼看了陸嘉卉一眼，低聲道：「老二去了，他又沒個子嗣，老二家的就替他守靈吧。」說著，顫顫的站起來，由丫鬟扶著往後面去了。

陸嘉卉按照春喜的指示跪坐在蒲團上，拿著一疊紙錢燒著，心想：你安心去吧，投個好胎，來生做個健康的人。

「妳該給我二哥陪葬！」

陸嘉卉正出神，冷不防聽見這麼一句，抬頭就見趙家樂面露不甘和怨恨的瞅著她。

「我憑什麼要陪葬啊，你怎麼不去？」陸嘉卉正為這一天的奇特事情惱火呢，趙家樂就沒眼色的撞過來，不罵他罵誰？

趙家樂顯然沒料到這個村姑出身的二嫂會如此說話，愣了愣道：「妳、妳剋死了二哥，就該給我二哥陪葬，否則就是不陪葬也得沉塘，再不濟也得拿條繩子自己了結，反正就該跟著二哥去了伺候他才是。」

嘿，這小子！陸嘉卉惱火了，「你哪隻眼睛瞅見我剋死你二哥了？你怎麼不問問你那畜生大哥做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大哥能做什麼事……」趙家樂雖然這樣說，但也明顯有些不敢確定，自己大哥是什麼玩意兒他還是知道一些的，可就算如此，二哥是他們的親兄弟，他不信大哥能幹出什麼對不起二哥的事來。

說不定是這村姑二嫂不想陪葬，而大哥又恰好在那屋裏，才被她汗巖呢。

趙家樂有些不齒，哼道：「別說我大哥如何，我二哥總是大哥的親兄弟，還能我大哥剋死我二哥不成？」

對，就是這樣。陸嘉卉站起來，手裏的紙錢一扔，瞪眼道：「臥槽，還不講理是吧？覺得我好欺負？」

趙家樂有些畏縮，往後退了兩步，他環視左右，見偌大的靈堂只剩了他和陸嘉卉，外加一個趙家齊之前的丫鬟春環，而春環又有些幽怨的看著他們倆，頓時有些發毛，他眨眨眼，結巴道：「妳、妳想幹麼？」

陸嘉卉冷笑，「剋死你啊，你不是說我剋死你二哥嗎，為了不白擔這名聲，自然是找你再試驗一下，最好將你全家上上下下幾十口人全都剋死，好一了百了。」

趙家樂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，被年紀差不多的陸嘉卉這話嚇了一跳，他跟見鬼似的瞪她一眼，倒退著跑了出去，正好撞上春環。

春環憤怒的對趙家樂道：「大爺不要臉，口出汗言穢語，二爺生氣狠了，才一口氣沒上來……」肯定是這樣。

當時她被大爺的小廝攔在門口進不去，隱隱約約是聽到一些話的，到後來聽見大爺喊二爺死了，她真的嚇破了膽，那小廝也不敢再攔，可她進去的時候就看到二爺死不瞑目的樣子。

春環雖然埋怨陸嘉卉是狐狸精，且認為是因為她二爺才會死，可實際上心裏明白，這事兒說到底都是大爺鬧的。現在罪魁禍首這會兒估計睡覺去了，二奶奶這個第一天進門的新娘子獨自在守靈，三爺還惡言相向，就憑著二奶奶沒有怨恨嫁給一個病秧子，又肯給二爺守靈，自己就不能忘恩負義，怎麼也得替她辯解一下。當然她知道大爺這件事情，就算她說了，太太估計也會輕拿輕放，太太最是理智的一個人，不可能為了一個已經死掉的兒子再失去另一個兒子，尤其趙家和是趙家長子嫡孫，將來要支撐門戶的人。

而趙家樂雖然埋怨陸嘉卉，這會兒聽見春環的話，不由得愣了愣，「不、不可能吧？」

難不成真是大哥非禮二嫂，把二哥給氣死了？

想想大哥的為人，再看看二嫂這張臉，還真的有可能。



春環見他不信，淚珠都掉下來了，「二爺那麼好的一個人，大爺怎麼就忍心這麼對待自己的親兄弟，三爺，我是府裏的家生子，我難不成還會說謊不成？」

趙家樂的臉白了又白，半晌低聲道：「不許胡說，這事就算是真的，妳也不許說出去。聽見了沒有？」說到最後，這算是威脅春環了。

春環眼淚吧嗒吧嗒地掉，「三爺難道不給二爺主持公道嗎，二爺平日可待您不薄啊。」

她說的這些趙家樂都知道，二哥性子最好，身體稍微好一些的時候就喜歡讀書寫字，娘給的銀子都好生收著，而自己慣是大手大腳的，二哥沒少接濟他。但是二哥已經沒了，就算是大哥的錯誤，那也是二嫂引起的，況且娘也不可能在做任何處置，而春環不過是個丫鬟，真說出去了，就只有死路一條了。

「妳這傻丫頭，妳要說出去可就沒命了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春環瞪大眼睛，「可是……」

趙家樂瞪眼，「可是什麼？二哥已經沒了，妳說出去了也別想活。」

他話一落，春環身子一抖，然後不甘心的點了點頭。

趙家樂又重複了一遍，扭頭見陸嘉卉有些驚訝的瞅著他，臉上頗為不自在，可又拉不下臉來，哼道：「就算是我大哥的錯，也是妳引起的，狐狸精，妳就該給二哥陪葬去。」扔下這話就走了。

第三章 不規矩的二奶奶

趙家樂一路到了母親房裏。

鄭氏正坐在凳子上看著燭火出神，見他進來，神情怔住，「怎麼沒去睡？」

「娘……您不也沒睡嗎。」趙家樂在鄭氏對面坐下，有些擔憂地看著她。

鄭氏歎了口氣，臉上疲憊盡顯，「你二哥他……」剛開頭就說不下去了，眼淚洶湧而出，即便是二十多年來一直有所準備，可真到了這一日，她還是受不了。

老二自小就比老大、老三聰慧，又格外體貼她這個做娘的，可老天爺就是看不得這麼好的孩子平安長大，讓他受了這麼多年的罪，現在又徹底離開。

趙家樂臉上的不忿又顯露出來，「二哥路上定然寂寞，就該讓二嫂跟著去陪葬，若不是她，二哥也不會死。」

「我可憐的兒啊！」鄭氏聽到這話，再也忍不住崩潰地哭起來。

趙家樂安慰了半晌，最終母子倆也沒商量出結果來。

趙家樂道：「不過咱們若真讓二嫂沉塘，估計會遭人詬病。」

不知道為什麼，他下意識的改了口。

鄭氏點頭，「我又何嘗不是這麼想的。」她眼神冰冷，似是想到那長相美豔的女子，憤恨道：「若真讓她陪葬，你二叔、二嬸他們定不會放過這個扳倒我們的機會，所以陸氏就先留著，若是她聽話乖乖給你二哥守寡，咱們趙家也不缺這一口吃的，若是她不安分，那就想法子送她去給你二哥做伴兒。」

她的語氣很冷，趙家樂不禁一哆嗦，聽到這樣的提議，他本該贊成的，但卻又覺得母親的模樣有些嚇人。

「那、那兒子先回去了。」他站起來，打算離開。

鄭氏擺擺手示意他走，趙家樂將門關上，發現夜已經深了，滿府素白一片，又有冷風吹過，讓人凍到心底。

陸嘉卉坐在空蕩蕩的靈堂裏出神，剛因為趙家樂對春環的話有些改觀的心思立即又轉了回來。嘿，這趙家三兄弟除了病秧子，還真沒個好東西，不是色胚就是不懂事的毛頭小子。

外面天邊已經發白，陸嘉卉靠在蒲團上，對正一言不發燒著紙錢的春環道：「那小子說的不錯，看太太那德性，若是妳說了，估計就活不成了，妳就當進屋之前什麼都沒聽見吧。」

春環抬頭看了她一眼，沒說話，可眼淚又吧嗒吧嗒掉下。

陸嘉卉歎口氣眯了眯眼，好睏呀，可惜趙家齊下葬之前，註定不能好好睡一覺了。天亮後，趙家給各家報了喪，昨日剛來參加婚禮的各家俱都驚訝，卻又搖頭歎息，知道趙家沖喜是失敗了。

有人說，趙家二奶奶命不好，剛嫁過來就做了寡婦。也有人說趙家二奶奶天生命硬，二爺身體本來就不好，被二奶奶一剋直接死了。那些見過陸嘉卉的人又搖頭，可惜了那般貌美的女子，當真是紅顏薄命。

趙家齊的屍身在趙家停靈七日，陸嘉卉則被逼著在靈堂守了七日，由最初的毛骨悚然，到後來的沒有感覺似乎也沒經過多久，她向來不信鬼神，可偏偏自己就是異界來的孤魂，晚上獨自守著的時候害怕過，但最後想到趙家齊活著的時候人還不錯，死後也許也是個好鬼，想著想著也就不怕了。

陸嘉卉不是沒想過離開，可趙家五進的大宅子，出了這靈堂，到哪兒都有人跟著她，再者她想到趙家齊臨死前的話，無奈地想著，為了這人她就守上七日吧。不過，若是想讓她以後留在趙家守寡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趙家齊下葬後，鄭氏看上去老了许多，倒是趙家和看上去春風得意，當然他的春風得意是要背著鄭氏的。

進了自己的屋，他就和小鄭氏說笑，「總算是少了一個，剩下老三那豬腦子就不足為懼了。」

小鄭氏斜睨他一眼，疑惑問道：「二弟都挺了這麼多年，怎麼成親當晚就死了呢？」她撐著下巴思索，沒有注意到趙家和的異常，「唉，當時你也在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，人怎麼突然死了？」

趙家和不願再提這事，美人沒吃上，倒惹得一身腥，雖然病秧子死了，可他最近又老是夢見那病秧子，這臭婆娘非得再提起來，不由有些惱怒道：「人都沒了說這些做什麼？」說著站起來就走，往常姨娘屋裏去了。

本來還很開心的小鄭氏頓時泄了氣，不知道他莫名其妙發什麼脾氣，將手中的帕子一扔，怒道：「又去了那個騷狐狸那兒，我到底說錯什麼了？」

她雖然隱隱約約有些猜測，卻不敢下這樣要命的結論，趙家和更不可能告訴她事情的真相。

陸嘉卉在送葬回來後就被鄭氏找去了。

鄭氏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，嘴角的法令紋深得嚇人，許是剛沒了兒子心情不好，也不願兜圈子，也或許是覺得自己這新娶進門的兒媳婦是村姑出身，話說深奧了聽不懂，直接便說：「老二家的，雖然妳剛嫁過來老二就沒了，但妳仍是我趙家的兒媳婦，今後趙家的規矩仍得守，我們趙家的媳婦是不興改嫁的，當初我二十多歲守寡，拉拔著他們三兄弟也撐過來了，現在誰見了我不得規規矩矩的。妳啊，從明兒開始就來我這裏立規矩吧。」

陸嘉卉愣了愣，立規矩？是像電視劇裏演的那樣，婆婆吃飯她伺候著，婆婆喝水她遞杯子？

被逼守了七日靈，她心裏早就不耐煩，當即黑了臉不樂意，「憑什麼呀，妳兒子死了關我什麼事啊？再說妳兒子被妳大兒子氣死，妳都不管，幹麼來管我呀？」鄭氏顯然被陸嘉卉這等大逆不道的言論嚇了一跳，震驚的看著她，「妳、妳怎麼能說出這種話，這是做兒媳婦的能和婆婆說的嗎？」她搖頭，「果然是村姑出身，若不是樣貌是好的，我哪可能給我兒子娶這樣的媳婦，管家也是瞎了眼，這樣沒有教養的姑娘也跟我說溫婉和善，最是孝順……罷了，誰讓我是妳婆婆，春喜，今後妳和春環伺候二奶奶。」

春喜應了聲「是」，便面無表情的站到陸嘉卉身後去了。

陸嘉卉眨眨眼，這是在她身邊安了個間諜啊，她現在逃還來不來得及？

顯然趙家是怕陸嘉卉真的逃跑，不說春環現在還迷迷糊糊的，春喜警醒得跟什麼似的，陸嘉卉但凡走動，必定跟在她身邊，就是去個茅廁，春喜都要在外面守著。陸嘉卉的人身自由徹底沒了，而對這古代環境她又不熟悉，本想問問春環，哪知春環平日也不出門，對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，問春喜，春喜則答——

「奴婢不清楚。」

唯一值得慶幸的是，鄭氏為了留點念想，將趙家齊原先住的屋子原封不動地封了起來，讓陸嘉卉住到東廂房去，不然睡趙家齊的炕，住趙家齊的屋子，她都怕半夜趙家齊來找她。

春喜和春環作為大丫鬟，住在耳房，隨時聽候使喚，而其他七八個二等丫鬟和婆子則住在下人房裏，每日按照排好的順序過來當值。

陸嘉卉從大丫鬟這裏問不出什麼，又去問二等丫鬟，可這些小丫鬟和婆子像是得了囑咐，但凡她問話，不是不知就是不清楚，更有甚者，見了她就繞道走，字都不肯多吐一個。

更可氣的是，自趙家齊下葬後第二日，春喜每日辰時初便叫她起床去正院伺候鄭氏。

早上陸嘉卉有點起床氣，面無表情地躺在被窩裏裝死。

春喜拉拉被子，皺眉道：「二奶奶，該起床去正院給太太請安、服侍了。」

服侍，服侍，服侍妳個毛線！

陸嘉卉繼續裝死，但春喜不給她這個機會，「二奶奶該起床去正院服侍太太了。」陸嘉卉依然不動。

春喜耐心十足，一句話繼續重複。

吃飯、睡覺都要兒媳婦服侍，太太要丫鬟幹麼？太太要妳們幹麼！陸嘉卉心裏暗罵。

當然，她也只敢在心裏吶喊一聲，還是得乖乖的聽話。這個春喜十足是鄭氏安插在她這裏的間諜，陸嘉卉倒是想收買她，可惜身無分文，窮光蛋一個，就連身上穿戴、吃的、喝的也都是趙家的，真的出了趙家，她就只能去乞討了。

胳膊擰不過大腿，再裝睡，春喜估計就直接掀被子了，眼瞅著就要進入深秋，外面冷得厲害，屋裏還沒燒炭盆，身上涼颼颼的，到時她哪裏還有心思睡覺，陸嘉卉氣哼哼的起來，由著春喜和春環伺候洗臉洗漱，又跟著她們去正院。

之前只走過一次，當時沒有注意距離，守靈的時候又一直沒離開過，所以今日頭一次走這條路，陸嘉卉才發現趙家的確很大，起碼從二房過來正房就走了好一會兒。

她到的時候，屋裏只有倆丫鬟，鄭氏歪在榻上瞅了她一眼，又垂下眼皮，沒有說話。

過沒多久，小鄭氏也來了，平日為了巴結鄭氏，她怎麼也要說笑幾句的，但現在趙家齊剛死，她不敢觸霉頭，規規矩矩的給鄭氏請安，然後看了眼花容月貌的陸嘉卉，心裏甚是嫉妒。

這二弟妹長得可真好，進門那日畫了濃妝看不出來，現在再看當真是個美人兒。不說那雙明亮又圓的眼睛，就那皮膚都讓人羨慕得緊，可惜是個沒福氣的，這才嫁過來，連正經夫妻都沒做成，二弟便死了，小鄭氏心裏暗暗搖頭，心裏百轉千迴。

「老大呢？」鄭氏眼皮都沒抬問道。

小鄭氏攪著帕子，「去了常姨娘那裏，大概還沒起吧。」

說起這個，小鄭氏就一肚子的火，那常氏就是個狐媚子，早晚有一天得收拾了。鄭氏聽完歎了口氣，並沒有說什麼，這大兒子實在不是個省心的，二兒子死那日的事情，她心裏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，但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，她不想再失去另一個，所以只能裝聾作啞，又命下人封口。

可自己這做娘的，到底對老大有些失望，尤其是老大這好色的毛病，讓她著實頭疼。

「娘，兒子來給您請安了。」

正說著，就見門口簾子一掀，趙家和進來了。

趙家和春風一度，神清氣爽，進了屋環視一圈，目光在陸嘉卉身上略微停頓，接著便看向鄭氏，「娘，兒子看您最近清減不少，您一定要保重身體，趙家可離不開您啊。」

鄭氏哼了聲，「我一婦道家還能做些什麼呀，倒是你和家樂也該好生學著些了，趙家早晚得你們來支撐。」

這話趙家和愛聽，他笑了笑，「這是自然，交給兒子，您就放心吧。」

鄭氏點點頭，擺擺手，「行了，準備吃飯吧。」

小鄭氏笑著上前扶鄭氏，陸嘉卉在一旁看著。

春喜拽了拽她的衣袖，小聲道：「二奶奶該去伺候太太了。」

陸嘉卉挑了挑眉，反問：「怎麼伺候？」

春喜低聲道：「站在太太跟前，注意觀察太太的口味，幫太太佈菜。」

「是不是還得夾起來餵到太太的嘴裏？」陸嘉卉又問。

春喜驚訝看她一眼，皺眉道：「這倒不用。」

「呵呵，我還以為還得嚼幾下餵給太太呢。」

陸嘉卉這話聲音不大，但是正往外間走的鄭氏和小鄭氏聽個正好。

鄭氏停住回頭，哼了聲，「老二家的也太不知規矩，去院子裏跪著，沒我的命令誰都不許讓她起來。」

鄭氏很後悔，怎麼就讓管家糊弄，給老二娶了這麼一個媳婦，除了一張臉能看，其他簡直一無是處，就是村姑的樸實和聽話在她的身上都沒有看到，若不是管家是趙家多少年的老人了，她真懷疑是對頭家安排來的了。

陸嘉卉驚訝的看她一眼，站著沒動。

小鄭氏心裏都快笑出花了，面上難免帶了點幸災樂禍，「弟妹啊，這就是妳的不對了，母親年紀大了，咱們做兒媳婦的侍奉母親這是咱們做媳婦的本分，二弟妹這樣真是讓人……唉，也難怪妳不懂規矩，有哪個泥腿子能教好孩子呀。」

最近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病秧子死了，又來個不懂規矩的二弟妹，以婆婆的性子來說定然是不喜的，自己只要扮好孝順兒媳婦，又加上和婆婆同是鄭家人，今後還能少得了自己的好處？

陸嘉卉抬眼看了小鄭氏一眼，「妳倒是有規矩，就是管不好男人。」

「妳！」小鄭氏一噎，差點閉過氣去。

鄭氏剛在桌子上坐下，顫著手指著陸嘉卉恨聲道：「好個沒規矩的臭丫頭，于嬤嬤，妳替我好好教導教導二奶奶規矩。」

于嬤嬤是鄭氏身邊的老人，自鄭氏嫁過來的時候就在她身邊伺候著，後來嫁的男人不好，被嫌棄長得醜，每天挨打，直到男人死了，她又回到鄭氏身邊伺候，也許是心裏扭曲了，于嬤嬤最看不得長得好的女人，這會兒鄭氏發了話，于嬤嬤看著陸嘉卉的眼睛裏都帶了一團火，「太太您放心，老奴定將二奶奶調教好了再給您送來。」

說著，她便到了陸嘉卉跟前，陰森森的笑道：「老奴按太太的要求教導二奶奶規矩，有得罪的地方還請二奶奶見諒。」

于嬤嬤並不等陸嘉卉說話，抬抬下巴，便有兩個身體健壯的丫鬟上前來，一邊一個架著陸嘉卉往外走。

陸嘉卉急了，「妳們放開我，我沒錯，憑什麼讓我跪！」

老天爺讓她穿越到這鳥不拉屎的古代來，就是為了讓她受罪不成？陸嘉卉不願意委屈自己，可現下又覺得與鄭氏對上不是什麼明智的事，可事到眼前，她的暴脾

氣真不是說控制就能控制的。

當她路過鄭氏身邊的時候，鄭氏冷哼一聲，「在趙家，我說的話就是規矩。」而趙家和坐在一旁看了陸嘉卉一眼，對鄭氏道：「娘，這不好吧……總歸是二弟新娶進門的媳婦呢。」說完，他瞥了陸嘉卉一眼，希望美人能記得他的好。

可惜陸嘉卉沒接收到，也不稀罕他的好話，由著丫鬟將自己拖了出去。

鄭氏瞅了他一眼，眼皮耷拉下來，「你二弟雖然病了多年，但一直好好的，這才成親就沒了，全是陸氏給剋的。你二弟雖沒了，看在你二弟的分上沒讓她去陪葬，還給她二奶奶的身分，她還有什麼不知足的，只是這麼沒有規矩，說出去都丟了咱們趙家的臉面。」

「是，是，娘說的是。」趙家和捨不得美人吃苦，絞盡腦汁想找個好的理由說服娘。

他剛要再說，就聽鄭氏繼續道——

「你二弟雖沒了，但我打算過兩年從族裏旁支過繼一個孩子讓陸氏養，好歹給你二弟留個香火。」

「過繼？」趙家和頓時急了，再顧不得什麼美人，「娘，旁支的過繼過來，這怎麼能成？那不得亂套了，怎麼也不是您和爹的血脈啊。」

小鄭氏也嚇了一跳，急著去看鄭氏，好不容易熬死了二弟，就等著分家的時候能多分一些，婆婆居然弄出個過繼的主意來，她忙給趙家和使眼色，讓他說服鄭氏。可看鄭氏的模樣顯然是早有打算了，否則也不會這麼著急著調教二弟妹，教導規矩了。

「具體的也沒定下來，等看看再說吧。」鄭氏說完這話，便不再開口了。

趙家和與小鄭氏心裏焦急，卻也只能按捺下來，就是想說把大房的兒子過繼過去都沒法說，因為大房現在就一個兒子，他們可捨不得把唯一的兒子過繼給二房。而另一邊，陸嘉卉被兩個丫鬟拖死狗似的拖到院子裏，按著她讓她跪下來。

膝蓋磕在青石板上，陸嘉卉只覺得鑽心的疼，她憤怒的掙扎，卻換來丫鬟更大力地阻撓，真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早知如此還不如逃跑呢，出去乞討也好過在趙家吧。

陸嘉卉扭頭瞪了兩個丫鬟一眼，心裏將這兩人罵個半死。

倆丫鬟顯然以前沒少幹這種差事，面對陸嘉卉的目光也非常淡定，倒是于嬾嬾，神情很得意，冷笑著道：「二奶奶，別看您是趙家明媒正娶進來的，說到底是泥腿子出身，趙家在清河縣可是大戶，大戶人家最注重規矩，不說趙家，就是其他大戶，媳婦侍奉婆婆也是天經地義。

「咱們太太性子好，為人和氣，不喜歡折騰媳婦，也就是讓媳婦侍奉個飯食，像其他家的兒媳婦，除了侍奉茶飯，還得伺候婆婆起居呢，更別提其他花樣了。您呢，也別埋怨太太心狠讓您出來跪，太太最是和善，也是器重您，否則哪會讓老奴來教導您規矩呀。」

陸嘉卉膝蓋疼得厲害，要不是兩個丫鬟還摠著她，估計她得摔在地上，心情本來就不爽，這于嬾嬾又嘮叨沒完，索性將頭扭到一邊去不聽她扯。

伺候飲食起居？我呸，還當自己是慈禧太后啊，上個茅廁是不是還得兒媳婦拿個帕子給她擦？想到這個，陸嘉卉便覺得一陣惡寒，要真那樣，乾脆她直接拿刀抹脖子算了。

于嬾嬾被她這態度氣著了，心裏暗罵村姑不懂事，若是其他人聽她這麼說，早就偷偷的掏銀子塞給她了，看在銀子的分上，她怎麼也不至於使勁兒為難，可惜這個村姑出身的二奶奶不接話。

她頓時惱怒起來，「妳們倆給我看好了，等跪完了，我再來教她規矩。」于嬾嬾說完，甩著帕子扭著腰回正屋去了。

陸嘉卉能夠聽見屋裏的說話聲，斷斷續續的，當她跪得雙腿發麻的時候，院子裏又傳來走路的腳步聲。

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趙家樂起得晚，過來給娘請安，卻發現這新進門的二嫂跪在院子裏。

陸嘉卉看了他一眼，「因為我沒餵你娘吃飯。」

「沒餵我娘吃飯？」趙家樂沒明白，看向看管的兩個丫鬟。

其中一個道：「回三爺，二奶奶不守規矩，太太讓于嬾嬾教導二奶奶。」

趙家樂呵呵冷笑一聲，撩起袍子抬步進了屋，不理會陸嘉卉了。

過了許久，于嬾嬾終於從屋裏出來了，尖著嗓子道：「太太和善，疼二奶奶，讓二奶奶趕緊起來呢。」

兩個丫鬟鬆開陸嘉卉，陸嘉卉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瞪了兩個丫鬟一眼，「早晚收拾妳們。」

她不是個好性子的人，有仇必報，這些狗眼看人低的玩意兒，她一點也不想搭理。

「喲，二奶奶倒是好大的脾氣。」于嬾嬾冷笑道：「既然二奶奶精神這樣足，那麼學規矩就從今日開始好了，本來老奴還求了太太，想著明日開始呢。」

正說著，一直被攔在屋裏的春環和春喜走了出來，春喜的臉一如既往的面無表情，倒是春環有些著急，看她坐在地上就上前扶她。

「二奶奶慢點。」

陸嘉卉讓她攙扶著站起來，春喜也過來扶她。

「二奶奶何苦。」

陸嘉卉冷笑，「若不是妳，我會被太太處罰？」

春喜一僵，沒有言語，陸嘉卉卻恰好看到她左臉的腫脹，張了張嘴，後悔的話沒有說出口。

走了兩步，春喜對于嬾嬾道：「太太說了，明日才開始教導二奶奶規矩。」

于嬾嬾笑了笑，「春喜姑娘都另擇主子了還對太太一片真心，真是讓老婆子羨慕得緊呢。」

陸嘉卉兩隻胳膊搭在春喜和春環身上，扭頭咧嘴笑了笑，「于嬾嬾要不要來我院子？缺個看門的，二奶奶我一定心疼妳。」

于嬾嬾的臉一下子難看起來，待陸嘉卉主僕三人走遠，往地上呸了一口道：「裝什麼主子，不過是個村姑罷了，有什麼好得意的，還想讓我看門，求著我都不去。」

鄭氏雖說不喜陸嘉卉，但陸嘉卉好歹是趙家正經的二奶奶了，因而也沒罰得太狠。陸嘉卉回去後，不久就有丫鬟送了藥膏過來。

「藥膏拿去把臉抹上吧。」等上了藥後，陸嘉卉盯著春喜的臉道。

春喜平靜的臉沒有一絲波動，「奴婢用不得這麼好的藥膏。」

陸嘉卉撇撇嘴不說了，人家自己願意疼著，她還能上趕著送不成？

倒是春環有些憤憤不平，「太太怎的一點道理都不講，不守規矩的人明明是二奶奶，為何要打罵春喜姊姊。」說著，還頗為氣惱地瞪了陸嘉卉一眼。

陸嘉卉眨眨眼，看著膽大妄為的丫頭，她發現人家還真不怕她呢。

Crescent Family